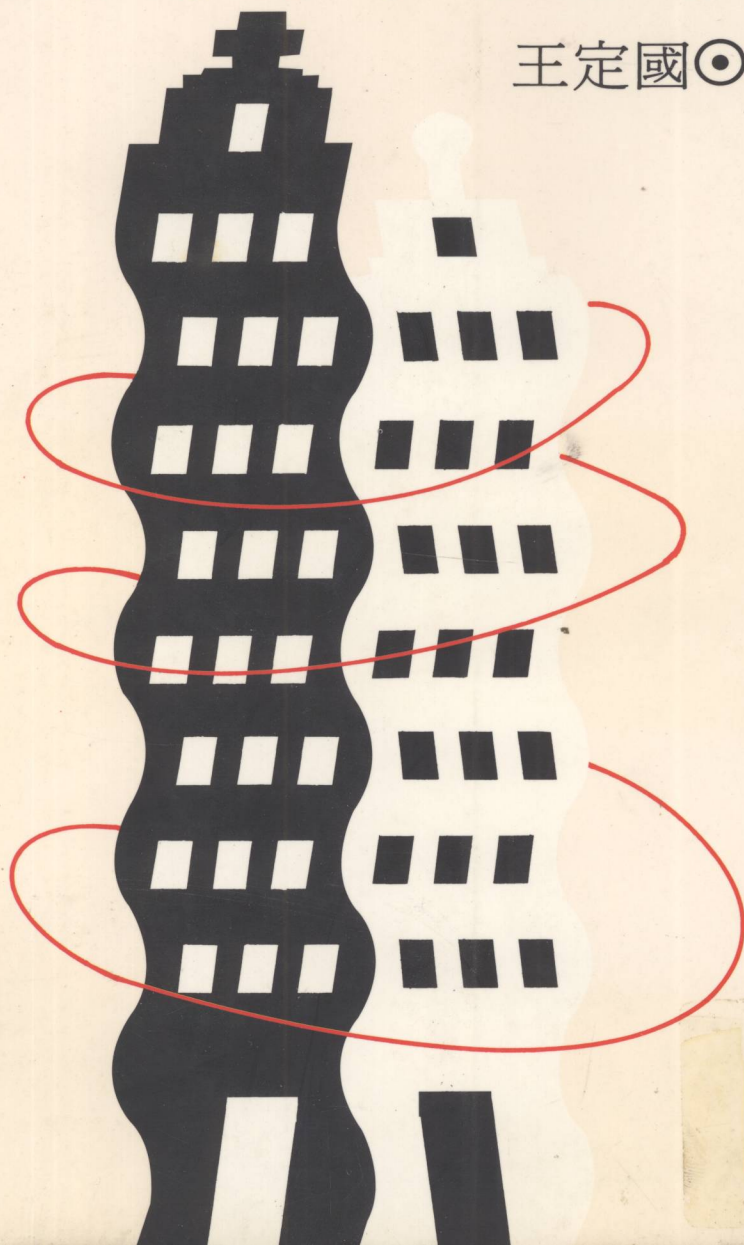


商戰紀事

企業家，沒有家

一個台灣商人的愛與恨

王定國◎著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企業家，沒有家：一個臺灣商人的愛與恨 / 王定國著．-- 一版．-- 臺北市：月旦，1994[民83]
面：公分．-- (月旦推薦系列；23)
ISBN 957-696-147-5(平裝)

1. 政治 - 臺灣 - 論文, 講詞等

573.07

83009022

企業家，沒有家

一個台灣商人的愛與恨

作者：王定國

發行人：洪美華

主編：戚繼華

責任編輯：周幸怡

出版者：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171號10F之一

電話：3690258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5298號

製版：和鑫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：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一版：1994年9月

郵撥帳號：17239354 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台幣200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ISBN 957-696-147-5(平裝)

總經銷：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2號3F

電話：(02) 2187307

企業家，沒有家

一個台灣商人的愛與恨

王定國 著

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永受苦难易，
抗拒诱惑难。

施明志

台灣的明天 正顯現在昨日的惡夢裡

我的心情冰冷。朋友一個個走了。人人都愛林宏宗。南禍。
陰包陽。總統要來。我的道德潔癖公司。寒戰。人人都中十八
八標。台指部密令。愛國者砲彈。歸去來兮。終戰前夕。焦
土新聞。台灣獨不國。夜裡的龜殼花。雨中的玉蘭花。政府
。人民。雙不林。臥8。寒夜的信。不得已的故事。塞啥米
。老大老。大家一起來亡國。好球。寫給不像同胞的同胞們
。企業家。沒有家。總裁。叫總統太沈重。台灣死

1992年8月～1994年8月 商戰紀事

歲月有兩種選擇

——我所知道的王定國

林文義

1

蒙難以後的作家兼商人的聲音，從中台灣那端傳遞過來，那般的微弱，並且疲倦，經歷過巨大撞擊或者痛苦之後的無告與沈吟。

在一百八十里外的我，手持電話聽筒卻止不住憤怒，疼痛的叫了起來——怎麼可以這樣？側首向一整排空蕩的辦公桌盡頭的窗口看去，對街翠綠的闊葉樹在午後的陽光正是燦美；而他提及蒙難的遭遇，卻讓我心痛黯然。

剛從遠方倦遊歸來，工作的職責本能提醒我，必須催促他傳來應允的散文稿件；沒想到還未撥起那通熟悉到可以默記的電話號碼，他反而自投羅網的連絡上我，訴說蒙難經過。

——那麼，你必須把這段經歷快些寫下來。

我的工作本能，竟讓我殘酷的必須壓迫他，面對四百字的傳真稿紙，重覆他那失去的十個小時，生死煎熬的惡夢……但是，我多麼想緊緊的握住他那曾經受網的、驚嚇的削瘦雙手，並且輕拍他凝重的手背說——你，辛苦了……。

那雙削瘦的手，在中台灣的商界，十年來為自己走出了一片江山，他的名字是個現代社會的傳奇；而我所熟識，不是商界小巨人的他，卻是二十年前，初次仗劍入江湖，與文學初戀的青衫少年。

2

青衫少年，無非是早期的顧影自憐。

顧影自憐說的是我自己。十八歲執筆習文，不很愉快；窮困、孤獨的童年，卻在十八歲之始，從文學的發現，尋找到一個可以渲洩的缺口……出生在彰化鹿港的他，大約也有著和我多少相仿的童年，多

愁易感的纖細心靈。

首次邂逅他的文學，是在聯合報副刊。徐秀美出色的淡墨針筆，細緻的描繪出一個繫著兩條長辮的女孩。彼時，還在唸國貿的文學少年，二十剛過，已經用此篇小說，深深撼動另一顆文學心靈的我，那篇小說的女主角最後由於血癌死去。小說的題目叫做：「愛是握手」。的確是一個顧影自憐卻也純真可感的年代。

那個年代，我們的文學初旅，毋寧是來自大中國意識那種多少是虛矯而無根的誤導；但是，同輩的我們，卻寫得那樣的快樂、真摯。我們彼此看見，在報紙副刊，卻無緣會面；祇是像某種善意的競賽，他一篇，我一篇，不斷看見相互的作品，文學生命有著可感的激勵，互相記牢名字，還是不曾有機會相見。

3

一九七七年深秋，離開軍旅之後的翌年，再穿上綠色野戰服回營

受半個月軍訓。離開義務役不久的後備軍人們迭有怨言，好像那隻巨大的，充滿宰治的權力之手，還是試圖緊密的箝制我們。雖然不是愉快的經驗，往後讓我回想起來，卻有著一份深切的感心……。

他向我走來，剛從遙遠的馬祖移防回來的陸軍。幾天前，才讀過報紙副刊上他的〈菊花筆記〉，削瘦的身子，削瘦的手，修長的指頭，能把年少心靈的夢與感覺寫成精緻深邃的文學作品……初見，在台北松山的永春坡。

松山永春坡，很多年以後路過，那個陸軍補給單位昔日背後的山景，都已被擁擠的公寓所替代，意味著人世間無常的物換星移。

反而幽幽浮現的，是當年穿著軍衣，帶著略顯羞怯、靦腆微笑，向我走來的作家……。

文學不渝的眷愛，成為我們共同的意志。

他的生命意志，事實上是穿越文學的。

台灣島嶼的不公不義，除了骯髒的政治，司法也充滿著不確定性的黑暗；深埋於法學書籍，考上書記官，並且進入地方法院工作，三個月後，他厭惡的脫下法袍出走。

彼時，我們似乎逐漸失去了聯繫。

而後，他捎來的問候信函夾著一張名片，主管的頭銜意味著他對司法已全然失去信賴，寧可投身商界，要在房地產方興的中台灣逐鹿天下。深夜暈黃的燈下，散放著我藉以維生的連環漫畫稿件以及日以繼夜工作後的疲倦；還是忍不住的在回信上反問他——那，你的文學呢？

他沒有回答。慢慢的，我從中部朋友的口中知悉，他以秀異、精緻的文學筆觸，轉換成房地產企劃文字，竟深深引起業者及客戶的驚嘆，且讓這個文學好手時有斬獲。

我還是一時間裏，無法適應這樣的角色轉變；自始，我私心仍然

盼望他能謹守文學。他告訴我，至少在中部，不必沾染文學界的謠言或塵埃，至少這段時期讓他認真的做商人。

事實上，這個年輕商人還是忘情不了文學。

5

〈細雨菊花天〉是他的散文初集，但似乎不是一次愉快的經驗；倒是出版第一本小說集〈離鄉遺事〉，終於看見他露出欣慰的笑意。

我所屬的詩社，決定在台中開辦一家以文學為主要訴求的書店，資金由詩社有心的同仁分攤；營運不到半年，一如所有文人經營的事業，賠錢關門。正當大家為著倒店後的存書去向憂心時，他適時出現，二話不說的把那個燙手山芋接了過去。

幾年以後，問起他那些存書怎麼處理，他只淡淡的笑說，四處送給朋友看……。

也就是那段時間，他先後囊括了兩大報的小說獎，不知道是生意

奔忙或者不願與是非糾葛的文學界接觸；託我替他領獎，送到台中給他，似乎有所喜悅，但也好像不很在意。

我們很少面對，卻書信不斷，談得最多的還是文學。他總是頗多感慨，商人與作家相互撕裂、糾葛，有時茫惑、痛楚不知如何是好？在信中往往自我調侃是俗氣、銅臭的商人，卻又在報紙副刊不屈不撓的迭有佳作出現。

商人、作家合體的歲月，倒也相安無事。

6

一九八六年深秋，我從北美大陸倦旅四十五天回來，決定要對並不愉快的人生重新抉擇。不被預期的胃出血加上精神極度沮喪，生命價值疑惑，前塵往事裏的遺憾、懊悔也像利刃不斷切割著我，終於我再也承受不住。

藏身在東區一個六坪大的小套房裏，忍受胃病與精神的痛苦煎

熬，回首前路，覺得一切似乎都錯得無法原諒自己，除了自譴，還是自譴……一個月後，挺著瘦掉十公斤的薄弱軀體與他相見，不忍之外有所責備——

有必要把自己弄成這樣嗎？

那一次，我們竟少有話說，無言以對久久。在我所堅執排拒的原因，有他某種難言的尷尬，他真摯用心，甚至憂慮的勸阻、開示，似乎都無法動搖我已痛下的決心，這樣到最後，多少激怒了他，訕訕然變得沈默。

離開台中時，我知道，我已傷了朋友的心。

但是，被傷了心的朋友，卻在我返回台北的翌日，以掛號快遞捎來一紙箱的法國胃乳；沒有支字片語的附信，我從郵差的手中接了過來，向晚暈黃的夕照，好一片美麗而沈重的晚霞，只覺得很想落淚，卻又欲哭無淚……。



又是幾年過去，日子接著日子。

商人早已成爲中台灣頗有名望的企業家，從早年的企劃銷售到自資營建，就像把多年以前的寶馬雙門跑車換成銀灰積架房車一般，歲月的累積同樣帶動他事業的平穩進境。

但是，他的文學卻停滯就是一、兩年。

累積了財富，卻疏離了文學。這一次，明顯的，是他深深的令我
不以爲然了。終於，我忍不住的告訴他——我必須與你好好談談。

以副刊編務爲職責的我，尋找秀異的作家及作品，原來就是本
份；如果沒有成爲商人，他應該也是文學上頂尖的高手，如果十年
前，他來台北，像大多數的作家，只想進入報社或成爲教師，將文學
作爲工作之外的眷愛的話。

在台中全國飯店的咖啡座，我向他提出寫作〈商戰紀事〉的要

求。他優雅的啜著義大利咖啡，亞曼尼的西裝上衣，合身的緊裹，行動電話擱在糖罐的左側，他聽完，謙辭搖頭。

——疏離久了，我無法再文學。

我堅持，在台灣，只有橫跨商、文兩界的他，才能寫出〈商戰紀事〉，而非皮毛表相。

——你必須要為自己，也為台灣做這件事，最重要的是，為了文學，你必須回來。

他擦熄了煙，深深的沈思久久，然後——

那麼，給我一些時間，我，試試看。

8

〈商戰紀事〉成爲一個副刊編輯人最愉快的經驗。無論從午後的快遞或傳真機接過來，自己成爲第一位讀者的心情真是無比快意。

一個商人兼作家，角色竟能微妙的恰到好处，這讓讀者們不禁爲